

神僧傳卷第六

法順

歲七

釋法順姓杜氏雍州萬年縣人稟性柔和年十八棄俗出家事因聖寺僧珍禪師受持定業嘗行化慶州勸民設會供限五百及臨齋食更倍人來供主懼焉順曰無所畏也但通周給而莫委供所從來千人皆足有張河江張弘暢者家畜牛馬性本弊惡人皆患之賣無取者順示語慈善如有聞從自後更無斂齋嘗引衆驪山夏中栖靜地多蟲蟻無因種

菜順恐有損害就地示之令蟲移徙不久往視如其分齊恰無蟲焉順時患腫脹潰外流人有敬而味切者或有以帛拭者尋即瘥愈餘膿發香流氣難比拭帛猶帶香氣不散三原民田薩埵者生來患聾又張蘇者亦患生瘡順聞命來與共言議遂如常日永既痊復武功縣僧爲毒龍所魅衆以投之順端拱對坐龍遂托病僧言曰禪師既來義無久住極相勞燒尋即釋然故使遠近瘴癘溼邪所惱者無不投造順不施餘術但坐而對之無

不痊愈因行南野將度黃渠其水汎溢厲涉而度岸既峻滑雖登還墮水忽斷流便隨陸而度及順上岸水尋還復門徒勿覩而不測其然也以貞觀十四年都無疾苦告累門人生來行法令使承用言訖如常坐定卒於南

郊義善寺

志寬

釋志寬姓姚氏蒲州河東人也歷覽諸經以涅槃地論爲心要所居住房每夜必有振動介胄之響竊而觀者咸見非常神人繞房而

行時川邑虎暴行人斷路或數百爲群經歷村郭傷損人畜中有王獸其頭最大五色純備威伏諸獸遂州都督張遜遠聞慈德遣人往迎寬乃令州縣立齋行道各受八戒當夕虎災銷散莫知所往時人感之奉爲神聖城七首

觀初還蒲晉時州郡遇旱諸祈不遂官民乃往請焉寬爲置壇場以身自誓不降雨者不處堂房曝形兩日密雲垂布三日已後合境滂流民賴有年未終之前右脅而卧枕於右臂告門徒曰生死長遠有待者皆爾汝等但

自觀身如幻。便無愛結。自繻吾命亦斷當取
祿兩根。遽條一領。裹縛與送。無得隨俗紛紛。
爲不益事也。言訖而卒。

世瑜

釋世瑜姓陳氏。住台州。大業十二年。往綿州
震響寺。倫法師所出家。一食頭陀勤苦相續。
又往利州入籍住寺。後入益州綿竹縣響應
山獨住多年。四猿供給山果等食。有信士母
家生者負糧來送。驚訝深山常燒薰陸沉水
香等。既還山半路見兩人形甚青色。狀貌希

世各有蓮華蔗芋而上云我供給禪師去也。
然其山居三年之中。食米一石七升。六時行
道以猿鳥爲侶。初唯一泉。後有三泉。流出于
下。貞觀元年。夢有四龍來入心眼。既覺大悟。
三論宗旨。遂往靈睿法師講下。所聞詞理宛
若舊尋。便往綿州住大施寺。至十有九年四
月八日往崇樂寺。言語欲遊方去。或有喻曰。
卷之三
只此寺者是諸方也。因還大施本房。香氣滿
塞坐處之地。涌三金錢。合衆尋香從瑜房而出。
乃見加坐手尚執爐。菴然而逝。春秋六十。

三矣

玄奘

釋玄奘本名禕姓陳氏洛州緜氏人也少羅
窮酷隨兄長璉法師住淨土寺授以精理旁
兼巧論年十一誦維摩法華東都恒度復預
其次自爾卓然棟正不偶欲慕大法後達長
安住莊嚴寺又非本望西踰劖闈既達蜀都
受諸經論一聞不忘武德五年二十有一爲
諸學府雄伯沙門講揚心論不窺文相而誦
注無窮時曰神人後又偏遊荆揚等州訪諸

道隣復還京輦廣就諸蕃徧學書語行坐尋
授數日博通惟候機會貞觀三年會夾下勅
道俗隨豐四出由斯得往西域取諸經像行
至罽賓國道險虎豹不可過奘不知爲計乃
鎖房門而坐至夕開門見一老僧頭面瘡痍
身體膿血牀上獨坐莫知由來奘乃禮拜勤
求僧口授多心經一卷令奘誦之遂得山川
平易道路開通虎豹藏形魔鬼潛跡遂至佛
國取經六百餘部以貞觀十九年還京師下
勅令住玉華翻譯經藏奘生常已來願生潤

勤及遊西域。又聞無著兄弟皆生彼天。又頻
祈請咸有顯證。後至玉華。但有隙次。無不發
願。麟德元年。告翻譯僧及門人曰。有爲之法。
城七
必歸磨滅。泡影形質。何得久停。行年六十五。
必卒玉華。於經論有疑者。今可速問。聞者驚
異。師曰。此事自知。遂往辭佛及諸僧衆。既卧
牕。累足。右手支頭。左手腔上。暨然不動。氣絕。
神逝。兩月。色貌如常。乃葬於白鹿原。初。奘將
往西域。於靈巖寺見有松一樹。奘立於庭。以
手摩其枝。曰。吾西去求佛教。沒可西長。若吾
歸。即却東迴。使吾弟子知之。及去。其枝年年
西指。約長數丈。一年忽東迴。門人弟子曰。教
所翻經論名目已總有七十三部。一千三百
三十卷。自懷欣悅。總召門人。有緣並集。云無
常。將及急來。相見於嘉壽殿。以香木樹菩提。

像骨對寺僧辭訣。并遺表訖。使默念彌勒。右
脇累足。右手支頭。左手腔上。暨然不動。氣絕。
神逝。兩月。色貌如常。乃葬於白鹿原。初。奘將
往西域。於靈巖寺見有松一樹。奘立於庭。以
手摩其枝。曰。吾西去求佛教。沒可西長。若吾
歸。即却東迴。使吾弟子知之。及去。其枝年年
西指。約長數丈。一年忽東迴。門人弟子曰。教
所翻經論名目已總有七十三部。一千三百
三十卷。自懷欣悅。總召門人。有緣並集。云無
常。將及急來。相見於嘉壽殿。以香木樹菩提。

法敏

釋法敏姓孫氏丹陽人也。八歲出家。事大禪師爲弟子。入茅山聽明法師三論。悟其宗旨。貞觀元年出還丹陽講華嚴涅槃。二年越州

歲七

五

田都督追還一音寺。相續法輪。子時衆集義

學沙門七十餘州。八百餘人。當境僧千二百

人。尼衆三百。士俗之集不可復紀。至十九年。

歲七

會稽士俗請住靜林講華嚴經。至六月末。正

講有蛇懸半身在敏項上。長七尺許。作黃金

色。吐五色光。終講方隱。至夏訖。還一音寺。夜

有赤衣二人禮敏曰。法師講四部大經功德。

釋慧璿姓董氏。家在襄川。周滅法後南

往陳朝入茅山聽明師三論。又入栖霞聽懸

慧璿

難量須往他方教化。故從東方來迎法師。弟子數十人。同見此相。至八月十七日。爾前三

日三夜無故聞冥恰至二十三日將逝。忽放

大光。夜明如日。因爾遷化。春秋六十有七。身

長七尺六寸。停喪七日。塔表放光。地爲震動

異香不滅。莫不怪歎道俗莊嚴送於隆安山

馬

布法師四論大品涅槃等。晚往安州大林寺聽圓法師釋論。足所游乃並契幽極。又返鄉梓住光福寺。居山頂以引汲爲勞。將移他寺。夜見神人身長一丈。衣以紫袍。頂禮璿曰。奉請住此。常講大乘。勿以小乘爲慮。其小乘者亦如高山無水。不能利人。大乘經者猶如大海。此山多佛出世。一人讀誦講說大乘。能令所住珍寶光明。眷屬榮勝。飲食豐饒。若有小乘前事。並失。惟願弘持。勿孤所望。法師須水。此易得耳。來月八日定當得之。自往劖南慈。

毋山大泉。請一龍王去也。言已不見。恰至來月七日初夜。大風卒起。從西南來。雷震雨注。在寺北漢高廟下。佛堂後百步許。通夜相續。至明方住。惟見清泉香而且美。合衆同幸。及止。龍泉漸便乾竭。貞觀二十三年。講涅槃經。

四月八日夜。山神告曰。法師疾作房宇。不久當生西方。至七月十四日。講盂蘭盆經。竟歛手曰。生常信施。今須通散。一毫已上。捨入十方。衆僧及窮獨乞人。并諸異道。言已而終於法座矣。春秋七十有九焉。

豐干

釋豐干師者。本居天台國清寺。剪髮齊眉布
袞擁質身量可七尺餘人。或借問。止對曰。隨
時二字而已。更無他語。樂獨春穀役同城旦。
應副齋炊嘗乘虎直入松門衆僧驚懼口唱
唱道歌。與拾得寒山子二人相得歡甚。豐干
出雲遊適閻丘亂出守台州。欲之官俄病頭
風召名醫莫差。豐干偶至其家。自謂善療此
疾。聞立聞而見之。師持淨水噀之。須臾祛殆。
因是大加敬焉。問所從來。曰。天台國清曰。彼

有賢達否。曰。寒山文殊拾得普賢當就見之。
閻丘至任三日後即到寺問曰。此寺曾有豐
干禪師否。曰。有。院在何所。寒山拾得復是何
人。時僧道翹對曰。豐干舊院即經藏後今間
無人。止有虎豹時來此啖乳耳。寒山拾得二
人見在僧廚執役。閻立入千房。唯見虎跡縱
橫。又問干在此有何行業。曰。唯事春穀供僧
粥。食夜則唱歌諷誦不輟。如是再三嗟嘆乃
入廚見二人拜之。一人起走曰。豐干饒舌彌
陀不識禮我何爲。遂推手出松門。更不復入。

寺焉豐平後不知所終。

寒山子

寒山子者世謂爲貧子風狂之士弗可恒度推之隱天台始豐縣西七十里號爲寒暗二巖每於寒巖幽窟中居之以爲定止時來國清寺有捨得者寺僧令知食堂恒時收捨衆僧殘食菜津斷巨竹爲筒投藏于内若寒山子來即負而去或廊下徐行或時叫噪凌人呵呵徐退然其布襦零落面貌枯瘁以桦皮

爲冠戴大木屐或發辭氣宛有所歸歸于佛理初問丘入寺訪問寒山沙門道翹對曰此人狂病本居寒巖間好吟詞偈言語不常或相聚言說不可詳悉寺僧見太守拜之驚曰大官何禮風狂夫耶二人連臂笑傲出寺間丘復往寒巖謁問并送衣裳藥物而高聲倡言曰賊我賊退使身縮入巖石穴縫中復日報汝諸人各各努力其石穴縫泯然而合杳無蹤跡乃今僧道翹尋其遺物唯於林間綴

葉書詞頌并村墅人家屋壁所抄錄得二百餘首編成一集人多諷誦至有庭際何所有白雲抱幽石之句云

拾得

拾得者豐于禪師偶山行至赤城道側聞兒啼遂尋之見一子可數歲初謂牧牛之堅委問端倪云無舍孤棄于此豐于携至國清寺付與典座僧曰或人來認可還之後沙門靈熠攝受之今知食堂香燈忽於一日見其登座與像對盤而食復呼僧行陳如曰小果聲聞

庚七
傍若無人執筯大笑僧乃驅之靈熠咨尊宿等罷其堂任且令廚內滌器洗濯纔畢澄濁食津以筒盛之寒山來必負而去又護伽藍神廟每日僧廚下食爲烏鳥所取狼藉拾得以杖扑土偶三二下罵曰汝食不能護安護伽藍乎是夕神附夢與閻寺僧曰拾得打我明日諸僧說夢符同一寺紛然始知非常人也時牒申州縣郡符下云賢士隱消苦薩應身宜用旃之號拾得爲賢士又於寺莊牧牛歌詠呼天當其寺僧布薩時拾得驅牛至僧

集堂前倚門撫掌大笑曰悠懶者聚頭時持律首座咄曰風人何以喧礙說戒捨得曰我不放牛也此群牛者多是此寺知僧事人也捨得各呼亡僧法號牛各應聲而過舉衆錯愕咸思改往修來感菩薩垂跡度脫時道翹九慕錄寒山文句於寺土地神廟壁見捨得偈詞七附寒山集中

法冲

釋法冲字孝敦姓李氏龍西成紀人也幼而秀異俊岸時俗年二十四遂發心出家聽涅槃

槃三十餘徧又至安州嵩法師下聽大品三論楞伽經即入武都山修業年三十行至冀州貞觀初年下勅有私度者處以極刑冲誓亡身便即剃落時嶧陽山多有逃僧避難資給告窮便造詣州宰曰如有死事冲身當之但施道糧終獲福祐守宰等嘉其烈亮宣綱周濟乃分僧兩處各置米倉可十斛許一所徒衆四十餘人純學大乘并修禪業經年食米如本不減一所五十六人纔經兩日食米便盡由不修禪兼修外學冲曰不足怪也能

行道者白毫之惠耳時逃難轉多無處投止山有虎穴冲詣告曰今窮客相投可見容否虎乃相勢而去及難解冲乃隨處弘法冲雖廣宣經術專以楞伽命家。中書杜正倫每諮稟之時三藏玄奘不許講舊繙經冲曰君依舊經出家若不許弘舊經者君請還俗更依新繙經方許君此意奘聞遂止師亦命代弘經護法強禦之士不可及也僕射于志寧曰此法師乃法喻頭陀僧也不可名實拘之。

通達

釋通達雍州人三十出家栖止無定常以飲水嗽菜任性遊從或攬折蒿蘿生死而食至於桃杏瓜果必生吞皮挾人問所由云信施難棄也貞觀已來稍顯神異往至人家歡笑則吉愁慘則凶或索財賄或索功力隨命多少即須依送若違其語後失過前有人騎驢歷寺遊觀達往就乞惜而不施其驢尋死京室貴賤咸宗事之禍福由其一言訖導唯存離著所得財利並營寺宇大將軍薛萬鈞初聞異行迹完供養百有餘日不違正軌忽於

一夜索食欲噉初不與之苦求不已試與遂食從爾已後稍改前跡專顯變應其行多僻欲往入內宿將軍兄弟大怒打之幾死仰而告曰卿已打我身肉都毀血汙不淨可作湯洗待沸涌已脫衣入鑊狀如冷水傍人怖之

猶索加火遂合宅驚奉恣其寢處曾負人錢

百有餘貫後既辦得無人可送乃將錢寺門伺覓行人隨負多少償達西市衆皆止之而達付不禁及往勘償不失一文時逢米貴欲設大齋乃命寺家多令疏請及至明日來赴

數千而供庶人間然不知何擬大眾咎之達曰他許送供計非妄語臨至齋時僧徒欲散忽見熟食美膳連車接輦充道而來即用施設乃大餘長並供僧庫都不委其所從來食訖須臾人車不見後不知其終

十一

岑闍黎

襄州禪居寺岑闍黎者未詳何許人住寺禪念爲業有先見之明而寺居山藪資給素少粒食不繼岑每日將甘口甘入郭乞酒而飲又乞滿壠可三斗許將還在道行飲達寺增

亦空竭明日復爾在寺解齋將篤不堪就廚請粥三升乃掛杖頭入衆以杖打僧頭從上至下人別一擊自日如是人以其卓越異常或疑打已災散不辭受之岑將粥入房舊養糞犬一頭并一寺內鼠乃有數千每旦來集犬鼠同食庭中垢滿道俗共觀一時失一鼠岑悲咤無聊必是犬殺便告責犬犬便啞來岑見懊惱以杖捶犬將鼠埋已悲哀慟哭寺僧被鼠噉衣及箱以告於岑岑總召諸鼠各令相保一鼠無保岑曰汝何齒人衣杖捶之鼠

不敢動岑爲寺貧便於講堂東白馬泉下漂音中廷記某處爲廚庫某處爲倉廩人並笑之經宿水縮地出如語便作遂令豐渥又遙記云却後六十年當有愚人於寺南立重閣者然寺基業不虧闡訟不可住耳永徽中恰有人立重閣由此相訟如其語焉

慧悟

釋慧悟未詳氏族隱太白山中持誦華嚴經服餌松木忽於一時見一居士來云相請居士騰身入空令悟於衣帶中坐讐以飛行至

一道場見五百異僧翔空而至。悟奄就末行。居士譖曰。師受持華嚴是佛境界何得於小聖下坐。遂即引於半千人之上。齊訖居士曰。本所齋意在師一人。雖有五百羅漢來食。皆臨時相請耳。遂送還本處。有如夢覺時。高宗感七

永徽中也。

法融

釋法融姓韋。潤州延陵人。年十九入茅山依旻法師剃除服。勤請道貞觀十七年於牛頭山幽栖寺北巖下。別立芳茨禪室。日夕思擇

無缺寸陰。山有石室深可十步。融於中坐。忽有神蛇長丈餘。自如星火舉頭。威於室口。經宿見融不動。遂去。因居百日。山素多虎樵蘇絕人。自融入後。往還無阻。又感群鹿依室聽伏。曾無懼容。有二大鹿。直入通僧聽法。三年而去。所住食廚基臨大壑。至於激水。不可環階。乃顧步徘徊。指東嶺曰。昔達公柱錫朽壞。驚泉若此。可居。會當清泉自溢。經宿東嶺忽涌飛泉。清白甘美。冬溫夏冷。即激引登峯。趣金經廊。又二十一年十一月。巖下講法華。

經于時素雪滿階法流不絕於凝冰內獲花
二莖狀如芙蓉瓔珞同金色經于七日忽然失

之永徽三年邑宰請出建初講揚大品僧衆

千人至滅諍品融乃縱其天辯商榷理義地
忽大動聽倡驚波鍾磬香牀並皆搖蕩寺外

道俗晏然不覺顯慶元年司功蕭元善再三

感七

十三

邀請出在建初融謂諸僧曰從今一去再踐

無期離合之道此常規耳辭而不免遂出山

門禽獸哀號逾月不止山澗泉池擊石涌砂

一時填滿房前大桐四株五月繁茂一朝凋

盡至二年閏正月二十三日終於建初春秋
六十四矣

智勤

釋智勤俗姓朱氏隋仁壽因舍利州別置大
興國寺勤少小以莊謹爲心每處衆發言無
不允睦精誠勇猛事皆冥祐初母患委頓爲
念觀奇毫中樹葉之上皆現化佛合家並見
毋疾遂除又屬隋末荒亂諸賊競起勤獨守
此寺賊不敢凌故得寺宇經像一無所損諸
寺湮滅不可目見又一時權著俗衣以避兵

刃被賊圍繞而欲殺之忽聞空中聲告師可去俗衣遂除外服賊見頂禮請將供養經於數月後投於蜀聽嵩法師講衆至三千法師皆委令檢校遂得安帖內外無事一人力也又至唐初還歸鄧州講維摩三論十餘編後

隱於北山倚立十餘年所居三所即今見存恒聞谷中鍾聲後尋巖嶺忽見一寺甃麗奇常入中禮拜似有人住如是數度後更尋覓莫知所在又居山內糧食將盡其行道之處上自發起遂除棄之明日復爾如是再三遂

有穀現因即深掘得粟二十餘碩其粟粒大色赤稍異凡穀時鄧州佛法陵遲合州道俗就山禮請願出住持遂感夢而出其夢不詳子細後時負像出山中途忽闇莫知其路不得前進俄有異火兩炬照路極明因得見道送至村中火方迴滅村人並見無不驚異求城七
十四

微年初以見時事繁雜守房不出向淹三載讀一切經兩編每讀經時恒見有神來聽初中後夜嘗聞彈指磬妙之聲至顯慶四年五月欲終之前所有功德不周之處曉夜經構

使畢入門何故如此忽速答曰無常之法何可保耶至十五日寺中樹木枝葉萎枯自然分析禽鳥悲鳴徧於寺內僧各驚問莫知所由至十六日旦忽見昔聽經神來禮拜語云莫禮傍人無有見者於是剃髮披衣在繩床內手執香爐趺坐告諸弟子汝可取大品經讀誦至往生品訖遂合掌坐而卒停經數日顏色如舊恒有異香聞於寺內春秋七十四

道宣

釋道宣姓錢氏舟徒人也初娶姪而夢月貫其懷復夢梵僧語云汝所姓者即梁朝僧祐律師祐則南齊剡溪隱巖寺僧護也宜從出家既弱寃極力護持專精克念感舍利現于寶函乃晦迹於終南倣掌之谷所居之水神人指之穿地尺餘其泉迸涌時號爲白泉寺猛獸馴伏每有所依名花芬芳奇草蔓延隋末遷豐德寺嘗因獨坐護法神告曰彼清官村故淨業寺地當寶熱道可習成聞斯卜焉焚功德香行般若舟定時有群龍禮謁若男

若女化爲人形沙彌散心顧盼邪視龍赫然
發怒將搏攫之尋追悔吐毒井中具陳而考
宣乃令封閉人或潛閑往往煙上審其神變
或送異花一奩形似乘花大如榆莢香氣馝
蒲必摩切
數載宛然又供奇果李杏梨柰
然其味甘其色潔非人間所遇也門徒嘗欲
舉陰事先是潛通以定觀根隨病與藥皆此
類也宣嘗築一壇俄有長眉僧談知道者復
三果梵僧禮壇讚曰自佛滅後像法住世興
發唯師一人也乾封二年春冥感天人來談

律相言鈔文輕重儀中舛誤皆譯之過非師
之罪請師改正故今所行著述多是重修本
是也又有天人云曾撰祇洹圖經計人間紙
帛一百許卷是也貞觀寧曾隱沁部雲室山
人賜天童給侍左右於西明寺夜行道足趺
前階有物扶持寂空無害熟顧視之乃少年
也宣遽問何人中夜在此少年曰某非常人
即毗沙門天王之子那吒也護法之故擁護
和尚時之久矣宣曰貧道修行無事煩太子
太子威神自在西域有可作佛事者願爲致

之太子曰。某有佛牙寶掌雖久。頭目猶捨敢不奉獻。俄授于宣。宣保錄供養焉。復次庭除有一天來禮謁。謂宣曰。律師當生觀史天宮持物一包云是棘林香爾後十旬安坐而化。乾封二年十月三日也。春秋七十二。僧臘五。

庚七

十六

十二

英師

英禪師居西京法海寺。有異人來謁。白弟子知有水陸齋可以利益幽明。自梁武歿後。因循不行。今大覺寺有吳僧義濟藏此儀文。願

師往求。以來月十五於山北寺如法修設。苟釋狴牢。敢不知報。英公尋詣義濟。得儀文以歸。即以所期日於山北寺修設。次日曉暮向者異人與十數輩來謝白。弟子即秦莊襄王也。又指其徒曰。此范睢穰侯白起。王翦張儀。陳軫皆秦臣也。咸坐本罪。幽囚陰府。大夜冥冥。無能救護。昔梁武帝於金山寺設此齋時。前代紂王之臣。皆免所苦。弟子爾時亦贊息苦。然以獄情未決。不得出離。今蒙吾師設齋。弟子與此徒輩。并列國諸侯。衆等皆乘善力。

將生人間慮世異國殊故此來謝言訖遂滅。
自是儀文布行天下作大利益。

窺基

釋窺基字洪道姓尉遲氏京兆長安人也初
生母裴氏夢掌月輪吞之寤而有孕及
基之生母裴氏夢掌月輪吞之寤而有孕及
十七基公未合到此斯須二
月盈日滿與群兒弗類數方誦習習神晤精爽
至年十七遂預緇林及乎入法奉勑爲奘弟
子始住廣福寺尋奉勑選聰慧穎脫者入大
慈恩寺躬事奘師學諸佛法後遊五臺山登
太行至西河古佛宇中宿夢身在半山巔下。

有無量人唱苦聲冥昧之間初不忍聞徒步
涉彼層峰皆琉璃色盡見諸國土仰望一城
城中有聲曰住住咄基公未合到此斯須二
天童自城出問曰汝見山下罪苦衆生否答
曰然聞聲而不見形童子遂投與一劍曰剖
腹當見矣基自剖之腹開有光兩道暉映山
下見無數人受苦時童子入城持紙二及筆
投捧而去基極驚異明日於寺中得彌勒上
生經以爲彌勒化現欲開廣之遂援毫而授
筆端舍利累累而下嘗造玉文殊像及金寫

大般若經皆獲瑞應。初宣律師以弘律感天
廚供饌每薄基三車之玩不甚爲禮。基嘗訪
宣其日過午而天饌不至及基辭去天神乃
降宣責以後時天神曰適見大乘菩薩在此
翊衛嚴甚故無自而入宣聞之大驚於是遐
邇增敬焉。先是奘公親搜西域戒賢瑜伽師
地論惟識宗而師盡領其妙世謂之慈恩教
以永淳元年十一月十三日卒于慈恩寺翻
經院春秋五十一。

洪昉

釋洪昉。本京兆人幼而出家遂證道果志在
禪寂而亦以講經爲事門人常數百。一日昉
夜初獨坐有四人來前曰鬼王閻羅今爲小
女疾止造齋請師臨赴昉曰吾人汝鬼何以
能至四人曰闍黎但行弟子能致之昉從之
然七十八

四人乘馬人持繩床一足遂北行可數百里
至一山山腹有小朱門四人請昉閉目未食
頃人曰開之已到王庭矣其宮闈室屋崇峻
非常侍衛嚴飾頗侔人主鬼王具冠衣降階
迎禮三日有小女久疾今幸而痊欲造少福

修一齋是以請師臨顧。齋畢自令侍送無慮。於是請入宮中。其齋場嚴飾華麗。僧且萬人。佛像至多。一如人間事。昉仰視空中。不見白日。如人間重陰狀。須臾王夫人後宮數百人皆出禮謁。王女年十四五。貌獨病色。昉爲贊禮願畢。見諸人持千餘牙盤食到。以次布於僧前。坐昉於大牀。別置名饌。甚香潔。昉且欲食之。鬼王白曰。師若長住此。當飧鬼食。不敢留師。請不食。昉懼而止。齋畢。餘食猶數百盤。昉見侍衛臣吏向千人。皆有欲食之色。昉請

王賜之餘食。王曰。促持去賜之。諸官拜謝。相顧喜笑。口開達於兩耳。王因跪曰。師既惠顧。無他供養。有絹五百匹奉師。請爲受八關齋戒。師曰。鬼絹紙也。吾不用之。王曰。自有人絹奉師。因爲受八關齋戒。戒畢。王又令前四人者依前送之。昉忽閉目已到所居。天猶未曙。門人但謂入禪不覺所適。昉忽閉目。命火照牀前。五百縑在焉。弟子問之。乃言其故。昉既禪行素高。聲價日盛。頃到鬼所。但神往耳。而其形不動。未幾晨坐。有二天人。其質殊麗。拜

謁請曰。南天王提頭頰吒請師至天供養。昉許之。因敷天衣坐昉。二人執衣舉而騰空。斯須已到南天王領侍從曲躬禮拜曰。師道行高遠。諸天願觀。師講誦是以輒請師。因置高座坐昉。其道場崇麗殆非人間。過百千倍。天人皆長大。身有光明。其殿堂樹木皆是七寶。盡有光彩奪人目睛。昉初到天形質猶人也。見天王之後。身自長大。與天人等。設諸珍饌。皆自然味甘美。非常食畢。主因請入宮。更設供具。談話欵至。其侍衛天官兼鬼神甚衆。後

忽言曰。弟子欲至三十三大議事。請師且少留。又戒左右曰。師欲遊觀所在聽之。但莫使到後園。再三言而去。去後昉念曰。後園有何不利而不欲吾到之。伺無人之際。竊至後園。其園甚大。泉流池沼樹林花藥處處皆有。非人間所識。漸漸深入。遙聞大呻吽聲。不忍聽。遂到其傍。見大銅柱。徑數百尺。高千丈。柱有穿孔。左右傍達。或以銀鑄鍊其項。或穿其骨。骨者至有數萬頭。皆夜叉也。鋸牙鉤爪。身倍於天人。見禪師至。叩頭言。饑。曰。我以食人。

故爲天王所鎧。今乞免我。我若得脫。但人間求他食。必不敢食人爲害。爲餓渴所逼。發此言時。口中大出。問其鎧早晚。或云毗婆尸佛出世時。勸刈數千萬年。亦有三五輩老者。言誠志懇。僧許解其縛而遽還。斯須王至。先問

城七
二十

師頗遊後園。乎左右曰無。王乃喜坐定。昉曰。到後園見鎧衆生數萬。彼何過乎。王慄然。曰。師累遊後園。然小慈是大慈之賊。師不須問。昉又固問。王曰。此諸惡鬼常害於人。唯食人肉。非諸天防護。世人已爲此鬼食盡。此皆

大惡鬼不可以理待。故鎧之昉曰。適見三五輩老者頗誠言。但人間求他食。請免之。若此曹不食之餘者。亦可捨也。王曰。此鬼言何可信。昉固請。王目左右命解老者三五人來。俄而解至。叩頭曰蒙恩釋放。年已老矣。今得去。

必不敢擾人。王曰。以禪師故放汝。到人間若更食人。此度重來。當令苦死。皆曰不敢。於是釋去。未久。忽見王庭前有神至。自稱山嶽川瀆之神。被甲面金色。奔波言曰。不知何處。忽有四五夜。又到人間殺人食肉。甚衆不可制。

故曰之王謂昉曰弟子言何如適語師小慈是大慈之賊此惡鬼言寧可保任語諸神曰促擒之俄而諸神執夜叉到王怒曰何違所請命斬其手足以鐵鎌貫脣雙去而鎌之昉乃請還又令前二人送至寺寺已失昉二七城七日而在天猶如少頃昉於陝城中選空曠地造龍光寺又建病坊常養病者數百人寺極崇麗遠近道俗歸者如雲則爲釋提桓因所請矣昉晨方漱有夜叉至其前左肩頭施五色毯而言曰釋迦天王請師講大涅槃經昉

嘿然還坐夜叉遂攤繩床置于左膊曰請師合目因舉其左手而伸其右足曰請師開目視之已到善法堂禪師既至天堂天光眩目開不能得天帝曰師念彌勒昉遽念之於是目開不眩而人身卑小仰視天形不見其際天帝又曰禪師又念彌勒佛身形當大如言念之三念而身三長遂與天等天帝與諸天禮敬言曰弟子聞師善講大涅槃經爲日久矣今諸天欽仰敬設道場因請大師講經聽受昉曰講經之事誠不爲勞然昉病坊之中

病者數百恃昉爲命常行乞以給之今若留連講經人間動涉年歲恐病人餓死今也因辭天帝曰道場已成斯願已久因請大師勿爲辭也昉不可忽空中有大天人身又數倍於天天帝敬起迎之大天人言曰大梵天王有勑天人既去天帝撫然曰本欲留師講經今梵天有勑不許然師已至豈不能暫開經卷少講宗旨今天人信受昉許之於是置食食器皆七寶飲食香美妙倍常禪師食已身毛孔皆出異光毛孔之中盡能觀見諸物

方悟天身勝妙也既食設金高座敷以天衣昉遂登座其善法堂中諸天數百千萬兼四天王各領徒衆同會聽法階下左右則有龍王夜叉諸鬼神人非人等皆合掌而聽昉因開涅槃經首講一紙餘言辭與暢備宣宗旨城七天帝大稱贊功德開經畢又令前夜叉送至本寺弟子已失昉二十七日矣

華嚴和尚

華嚴和尚學於神秀禪宗謂之北祖嘗在洛都天官寺弟子三百餘人每日堂食和尚嚴

整瓶鉢必須齊集。有弟子夏臘道業高出流輩而性頗褊躁時因卧疾不隨衆赴會。一沙彌瓶鉢未足來詣此僧頂禮云欲上堂無鉢。如可暫借明日當自置之。僧不與曰吾鉢受持已數十年。借汝必恐損之。沙彌懇告曰上堂食頃而歸。豈便毀損。至于再三。僧乃借之。曰吾愛鉢如命。必若有損同殺我也。沙彌得鉢捧持兢懼食畢將歸。僧已催之。沙彌持鉢下堂。不意墮破。跳倒遂碎之少頃僧又催之。既懼遂至僧所作禮承過且千百拜。僧大呴。

曰汝殺我也。怒罵至甚。因之病亟。一夕而卒。爾後經時和尚於嵩山岳寺與弟子百餘人方講華嚴經。沙彌亦在聽位。忽聞寺外山谷中若風雨聲。和尚遂招此沙彌令於己背後立。須臾見一大蛇長七八丈。大四五圍。直入寺來。努目張口。左右皆欲奔走。和尚戒之。不令動。蛇漸至講堂升階。睥睨若有所求。和尚以錫杖止之。云住。蛇欲至座。遂俛首閉目。和尚戒之。以錫杖扣其首。曰既明所業。今當迴向三寶。令諸僧齊聲爲之念佛。與受三歸五

戒比蛇宛轉而去。時亡僧弟子已有登會者。
和尚召謂曰：此蛇汝之師也。修行累年合證
果位爲臨終之時。惜一鉢故忽此沙彌遂作
一蟒蛇適此來者。欲殺此沙彌更若殺之當
墮大地獄無出期也。賴吾止之與受禁戒。今
當捨此身矣。沒往尋之。弟子受命而出。蛇行
所過草木開靡如車路焉。行十四五里至深
谷間。此蛇自以其首叩石而死矣。歸白和尚。
和尚曰：此蛇今已受生在裴郎中宅作女。亦
甚聰慧。年十八當亡。即却爲男。然後出家修

道裴郎中。即我門徒。汝可入城爲吾省問之。
其女今已欲生而甚艱難。汝便可救之。時裴
寬爲兵部郎中。即和尚門人也。弟子受命入
城。遙指裴家遇裴請假在宅。遂令報云。華嚴
和尚傳語郎中。出見神色甚憂。僧問其故。云
妻欲產已六七日。燭燈相守。甚危困矣。僧曰。
某能救之。遂令於堂門外淨牀席。僧人焚香
擊磬呼和尚者三。夫人安然而產一女。後果
十八年而卒。

清虛

釋清虛姓唐氏梓州人也。立性剛決築點難防。忽迴心長誦金剛般若三業。偕齊無有懈怠。嘗於山林持誦。有七鹿馴擾。若傾聽焉聲息而去。又隣居失火。連甍灰燼。唯虛之屋處。談飛過略無焦灼。長安二年獨遊藍田悟真。

十一

城上
寺上方北院舊無井泉。人力不及。遠取於澗。挈瓶荷甕。運致極勞。時華嚴大師法藏聞虛持經靈驗。乃請祈泉。即入彌勒閣內焚香。經聲達旦。者三。忽心中似見三玉女在閣西北。山腹以刀子剜地。隨便有水。虛熟記其處。遂

趨起掘之。果獲甘泉。用之不竭。四年從少林寺坐夏。山頂有一佛室甚寬敞。人無敢到者。云鬼神居宅焉。嘗有律師持其戒行。夜往念律。見一巨人以矛刺之。狼狽下山。逡巡氣絕。又持火頭金剛呪。僧時所宗重衆謂之曰。君呪力無雙。能宿彼否。曰。斯焉足懼。於是賈者持經靈驗。乃請祈泉。即入彌勒閣內焚香。經七日不語。精神昏倒。虛聞之曰。下趣鬼物。敢爾。即往彼如常誦經。夜聞堂中似有聲甚厲。即念十一面觀音呪。又聞堂中似有兩牛鬪。

佛像皆壞。呪既亡效。還持本經一契帖然。相次影響皆絕。自此居者無患。神遂移去。神龍二年。準詔入內。祈雨。二十七日。雪降。中宗以爲未濟。時望令就寺更祈。請即於佛殿內精禱。并燎一指。纔及一宵。雨足千里。指復如舊。廿五纔遇大水。寺屋皆墮。溺其院無苦。若無澇沒。凡諸異驗。皆如此也。

金師

僧金師。新羅人居睢陽。謂錄事參軍房琬云。太守裴寬當改琬。問何時。曰。明日午。勅書必

至。當與公相見於郡西南角。琬專候之。午前有驛使兩封牒到。不是。琬以爲謬也。至午。又一驛使送牒來云。裴公改爲安陸別駕。房遠廿七命駕迎。僧身又自去。果於郡西南角相遇。裴召問僧云。官雖改其服不改。然公甥姪各當分散。及後勅至。除別駕。紫綾猶存甥姪之徒。各分散矣。

神僧傳卷第六

永樂北藏

神僧傳

第一八一冊